

槍桿下的筆桿

鐵蒺藜邊的玫瑰－戒嚴時期受難作家群像展

文／羊子喬

魯迅說：墨寫的謊言，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，血債必須同物償還，拖欠得愈久，就要付更大的利息。

1945 年終戰後台灣人目睹來台接收的要員，大多把台灣視為中國對日抗戰的勝利品，於接收之際上下其手，大發戰後財，造成物價波動，通貨膨脹，台幣貶值。台灣人的心情從歡天喜地，跌落成呼天搶地的絕境。1947 年 2 月 27 日的緝煙血案演變成抗暴事件，致使成千上萬的台灣各地精英慘遭殺戮，其中有許多作家不幸遇害或下落不明，也有些逃亡各地，潛入地下抗暴：如桃園劇作家簡國賢（228 事件前，轟動社會的演劇《壁》，即出自簡國賢之手、小說家呂赫若…）

從 1947 年 228 事件，到 1987 年台灣解嚴，作家文人因提出諍言而遇害或下獄的，可說無法勝數，尤其 1949 年 5 月 19 日陳誠宣佈台灣全面實施戒嚴令，直到 1987 年 7 月 15 日解除戒嚴，長達 38 年的戒嚴時期，爆發眾多的政治案件，數千人遭處決，數萬人遭監禁，這就是一般所稱的「白色恐怖」，如《新英文法》作者柯旗化所指，台灣有如一座監獄島。

台灣邁向民主深化的 21 世紀，必須面對過去幾十年來政權踐踏人權的歷史事實，揭開疑雲重重的政治迫害案件。

跨過二次大戰前、後的世代，經歷政權轉換、認同迷惘的時代，前輩世代的心路歷程，反映在作家受迫害的個人遭遇及作品裡。戰後從 228 到白色恐怖，為何這麼多台灣精英遭受迫害，大致可以從幾個面向來考察：一、國民黨政權延續日治時期的差別待遇；二、日治時期共產主義的洗禮，國際思潮的影響；三、認同迷惘。

一、國民黨政權延續日治時期的差別待遇：在政治上，接收大員把台灣人視為奴化教育的產物，因此，許多從中國、南洋、東京返台的知識青年，懷著熱切重建台灣鄉土的心情，卻無法受到重用，甚至找不到工作，陷於絕望的境地，看到接收大員跋扈，志得意滿，更感到失望；在經濟上，社會普遍受到剝削，國共內戰方熾，台灣物質大量被運送到中國，造成物價高漲，經濟恐慌，台幣貶值，四萬台幣換一元新台幣，許多人因此破產，官逼民反，不滿政府情緒高漲，社會動亂只是遲早的問題。

二、日治時期共產主義的洗禮，國際思潮的影響：共產主義思潮的影響，大致可分為三部份：（一）東京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成立，大正 12 年（1923 年）左右，日本內地共產主義思想抬頭，引起留日台灣學生對馬克斯主義研究熱

潮，因此，以民族自決主張為嚆矢的台灣青年會也逐漸傾向共產主義，而成立社會科學研究部，並且赤化了台灣青年會，而這些知識分子日後返台，紛紛從事民族自決及社會改革運動。(二)台灣文化協會成立：1921年10月17日由蔣渭水、林獻堂等人鼓吹的台灣文化協會成立，其目的雖在於「助長台灣文化的發達」，可是其設立動機及目的，在於促進台灣島民的民族自覺，逐漸朝向民族自決、解放為終程目標。(三)台灣文藝界的左翼思想狂飆運動：1934年5月6日，台灣文藝聯盟成立，83位充滿進步思想的台灣作家大集結，並發行《台灣文藝》雜誌，海內外台灣知識分子皆體認到：台灣非屬於台灣人的台灣不可。

三、認同迷惘：1920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聲浪高漲，在中國醞釀了學生啓蒙運動，而赴中國的留學生，於蔡惠如、彭華英、許乃昌等人的串連之下，在中國各地設有「台灣青年會」，也與東京台灣青年會互通聲息，因此，這些進步青年返台之後，對台灣民族自決的決心，更為堅定，造成日後台共與中共對於台灣共產黨員領導權的爭奪戰。228之後，因為對腐敗的國民黨政權的徹底失望，進步青年大部份潛入地下組織，或因地緣及人脈關係有意、無意投入抗暴行動，回歸「祖國」或「獨立」的政治主張浮現，作家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，或以自身受害，或繼續於寫作過程中追尋認同及理想。

透過「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展」，我們從中整理出作家遭約談，或亡命，或被逮捕、判刑、下獄、槍決的個案，做一次小小的耙梳，透過這些歷史文獻，讓我們更能體會手無寸鐵的作家受害及反抗的精神，不分省籍的作家反抗精神成為台灣集體記憶的一部份。

本次展覽整理出來的作家檔案，大致可分為二類：一、未遭迫害前即為作家，二、因案入獄，開始讀書寫作才成為作家；雖然也有些作家，因遭人誣告而涉案，被判感化而無入獄者，如蔡秋桐（因涉知匪不報，被處感化三年）。由於作家涉及政治案件者頗眾，近年官方檔案出土，正是全面田野調查的時候，因此，此次展出只是拋磚引玉，無法一一詳列，疏漏在所難免。

歷史罪惡雖可原諒，歷史真相不可忘記。「鐵蒺藜邊的玫瑰——台灣作家受難群像展」，只是把作家的簡介和身影陳列出來，讓這些歷史檔案再現，而重新賦予意義，隨著文獻的解讀，讓我們共同省思過去的錯誤，鞭策美好的未來。

（自2005年10月22日起在國家文學館展覽）